

[如果我們沒有在小孩子的時候死去，之後就只能慢慢長大。長大之後，我們就會慢慢變成不能解決問題的大人。]

高丁記得，確實說過這段話，但他忘記是告訴了社區裡的哪一位孩童，也忘了是哪一位孩童回答他說，[所以我們不能一直等下去，我們要立刻變成大人，是嗎?]

那天，剛下過雨，潮濕的遊樂場裡，有很多同年齡的孩童-有兩位小男孩分別騎走了彈簧紅馬和塑造的藍色吉普車。最受歡迎的盪鞦韆，沒有人坐，卻搖擺不定。一位小女孩的脖子，卡在繩索梯子格，但她沒有哭，只是靜靜等待，會不會有別人的父母發現。還有一串小孩，被一隻只剩下單邊翅膀的虎頭蜂，趕入可以穿過時光的塑膠甬道。高丁依稀記得，自己坐在翹翹板的這一頭，另一頭的那位不知哪一路的孩童，問了一個問題。

[我們為什麼不像社區外的小孩，就像一個小孩那樣說話，像他們一樣，過小孩的日子?]

應該只是一個無心的問題吧。一直到這一年六月初的這天，高丁依然如此認為，也很肯定，如果有機會長大，不管最後成為哪種成年人，都不想忘記自己說過的，還有那個孩童提出的問題。



從大門進出管制室看見的天空，飄著搖著，數不清的泡沫。有些是一顆氣泡，有些是黏在一起的泡沫連體嬰。它們長出多餘的腳，站在一片提前乾紅的楓葉。有些泡沫連成三顆頭顱的綿羊，風一吹，它們吃足空氣的肚子，就從夏天早升的

光亮借來一身白毛。當過多的泡沫在風中聚集，它們會生成青蛙背著的卵，在空氣裡發炎，燒出汽車、柵欄、噴水池地磚、柏油路、小筆筒樹的顏色。其中有一顆卵泡沫，被另一陣風吹散，飛落到警衛臉頰旁。他一個打瞌睡，動作撞破了這顆卵泡沫，同時孵化出落雷不小心跌倒在地面的滾動聲。

才清晨六點，就連每天固定遛狗晨走的老犬人，都還沒出現。接著，又是幾聲重物倒臥的巨響，從不遠的後山翻過淺坡，悶悶麻痺了進出社區的管制室周邊路面。一路口、二路口，以及通往其他社區道路的三叉路口，分別湧來一群孩童。

警衛睡眠惺忪，但知道他們都是住在這個新城社區的小孩，手裡都拿著塑膠製的玩具武士刀、中國箭、忍者短刀、星星飛鏢、百獸王的盾牌和霹靂貓的弓箭，幾個個頭小一點的，還戴了北海道小英雄的牛角帽。這些孩童在有幾艘外星飛碟降落的噴水池旁空地，整齊列隊站成十排。草叢裡，無數蚱蜢蝗蟲的後腳磨齒梭羅，拉出孩童推擠整隊的窸窣。便利商店裡，還在等換班的單身老闆娘，從櫃檯探頭看這些孩童，一臉茫然。